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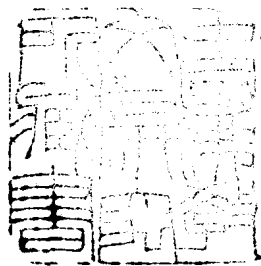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83
主編 張曼濤

東南亞佛教研究

大乘文化出版社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⑧
主編 張曼濤

東南亞佛教研究



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⁸³
第九輯 三

東南亞佛教研究

全書(壹百冊)定價：新台幣三萬六千元

主編：張 曼 濤

編輯者：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

督印：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督印委員會

發行人：張 曼 濤

出版者：大 乘 文 化 出 版 社

地 址：臺北市慶城街十八號

電 話：七 一 一 一 六 六 八 三
七 一 一 一 七 四 四 五

郵政劃撥：臺北市一六九三五號帳戶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一〇號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污損及裝訂錯誤者，請寄回換。

編輯旨趣

一、東南亞的佛教，在整個佛教的發展史上說，它所佔的分量，不亞於由北傳入中國的佛教，從教團的活動看，它遠比中國佛教接近印度早期佛教的色彩，特別是在教制與比丘的生活上，更顯得延續了原始佛教教團的精神。這主要就在佛陀傳教期間的錫蘭與印度的地緣關係，據南傳的佛教史載（錫蘭的島史和大史二書），佛陀（釋迦）曾三次蒞臨錫蘭海島。不管此一傳載是否確實，至少它已說明了佛教與錫蘭早已建立了關係，由印度傳揚到他國的佛教，也可以說錫蘭是第一個最早接受佛化的國家。所以就歷史而言，東南亞的佛教史蹟，還早過北傳任何一地的佛教。就教義而言，它又是另成一個系統的佛教，而此一系恰好又早過北傳一系的佛教亦即一般所謂的大乘佛教。故由整個佛教的角度來看，東南亞佛教，值得我們深作探究，乃是早已應該從事的工作。無奈近代我國史學界甚少注意此一方面之研究，及至近三十年來，始陸續有若干零散研究文字出現，近數年始有淨海法師的「南傳佛教史」問世，稍微彌

補了此一地區佛教歷史研究的缺陷。然淨海法師之研究，較重於錫、緬、泰、柬、寮國，仍未包括東南亞地區之全，且東南亞地區又不僅僅止於南傳系的上座佛教，如越南、高棉，由中國傳去的大乘系佛教，亦同樣包含在此一地區中。特別是越南的佛教，南傳與北傳幾乎已混合一起，即錫、緬、泰等地區，古時亦曾有過一段大小乘交替興廢的時期，印尼與馬來亞更是如此，此在整個東南亞佛教發展史中，實是一重要現象。故東南亞佛教之研究，以地區之名目言，其含蓋性極大；以「南傳」二字言，則僅僅只限於小乘系之發展史了。本書之名爲「東南亞佛教研究」，其意即在打破此一局限。冀其能對整個東南亞佛教有一全面之認識。

二、全書共計廿篇文字，以地區言則爲十一國，但以尼泊爾、錫金等地言，則又似乎越出了東南亞之範圍，爲盡量使一邊緣地區或關係地帶之佛教收羅在內，此一「東南亞」名稱，在本書中顯然已擴大了範圍，事實上，也超出了東南亞地帶，不過爲使書名醒目及含攝關係地帶，亦就只好以此名稱作冠攝此一地帶之總稱了。

東南亞佛教研究 目錄

佛教在南亞各國的弘傳史話	馬覺姆達	一
佛教傳入東南亞考	張楚漢	一三
佛教在東南亞政治和社會境況中的地位	張曼濤	二五
錫蘭佛教史話	參 話	四一
錫蘭佛教的傳播及其宗派	葉 均	五五
泰國佛教簡史	演 培	八一
暹羅佛教漫談	陳明德	一〇三
緬甸佛教史略	谷 響	一二五
緬甸佛教史	淨 海	一三三
從中國史籍中考見的緬甸佛教起源	魯 斯	二二一

東南亞佛教研究

二

柬埔寨佛教史略	谷	響	二三一
寮國佛教史	淨	海	二四五
越南佛教史略	聖	殿	二七一
越南之佛教	慧	海	三〇一
印尼之佛教	慧	海	三一七
在復活中的印尼佛教	定	海	三二五
馬來亞早期佛教考略	淨	海	三三九
菲律賓的佛教	妙	欽	三五五
尼泊爾國之佛教	烈	維	三七三
佛教在錫金	慧	海	三七三

佛教在南亞各國的弘傳史話

馬覺姆達

一、錫蘭

錫蘭歷史中的記載說，阿育王（大約公元前二七三——二三六）曾經組織許多傳教師到印度國內外各地弘傳佛教。他指派他的兒子（亦說是兄弟）摩哂陀長老帶領四位僧人來到錫蘭，並且向當時錫蘭國王提婆南毘耶帝沙（公元前二四七——二〇七）及其侍臣宣講佛法，錫蘭國王和人民深受佛教感化，大家都信受佛法。佛教在錫蘭的發展是非常希有的事。成千上萬的男女皈依了佛教，數以千計的人們加入了僧團，過比丘生活。四面八方興建了許多寺廟，而且都有豐富的資財維持僧衆生活。當時的王后阿羅那和許多女衆也都發心想受具足戒，加入僧團。但由於大僧不能爲女衆授戒，於是就遣派了使者往見阿育王，請他指派有名望的尼衆前來相助。於是摩哂陀長老的妹妹僧伽密多羅長老尼也被派來錫蘭傳授比丘尼戒。

早期錫蘭佛教史中有兩件大事，在錫蘭無數佛教徒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且直到今日仍然激起他們虔誠的宗教感情，這就是阿育王將釋迦佛成道處的菩提樹幼苗一株移植於錫蘭；這一株菩提樹幼苗就成了錫蘭當時新近皈依佛教的人民的信仰標誌。第二件大事就是五百多年後佛牙從印度迎到錫蘭。

於是在很短的時期之內，錫蘭全島就變成了佛教的根據地，過了兩千多年之後，今日的錫蘭仍然是一個佛教的重要中心地。

錫蘭的「大塔」是杜陀迦摩尼王（公元前二〇一——七七）在位時所建造的，舉行落成典禮時有許多印度著名寺廟的佛教僧人前來參加。此事的始末情況，大史中有詳細記載。

伐陀迦摩尼王時代（公元前二九——一七）是錫蘭佛教史中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到此時為止，摩哂陀長老所傳來的佛教經典，仍然是師徒間口口相授，沒有用文字紀錄下來。在此時期才有五百位能背誦佛經的長老，聚會一處，將全部經典紀錄成書。由於他們勤勞的結果，就產生了「巴利文三藏經典」，而印度的原始典籍却早已散失無餘了。

佛教在錫蘭所產生的影響，幾乎無法盡述；錫蘭整個的文化可以說是從佛教產生的。佛教的巴利文變成了錫蘭的文學語言，直到今日仍然是如此。錫蘭文學是印度文學的一個支流，錫蘭的藝術——建築、雕刻、繪畫——也都是從印度藝術發展出來的。錫蘭文的字母也是從印度文字演

成的。

另一方面，錫蘭對於佛教也有莫大的貢獻。上面所說的巴利文三藏經典在錫蘭保存無缺，錫蘭佛教對於緬甸、柬埔寨、泰國、老撾，都有極大的影響，這些國家都是今日上座部佛教仍然興盛的地方。錫蘭不僅只是接受了佛教教義，而且還產生了許多論著，對於佛教的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二、緬甸

錫蘭史傳中的記載說，阿育王曾經派遣兩位僧人，一名蘇那，一名烏陀羅，到金地國去弘傳佛教。所謂金地國，一般說就是指緬甸。但是我們沒有可靠的證據足以證明阿育王的確曾經派遣過蘇那和烏陀羅二位傳教師，而且金地國這一地名也並非沒有問題。有的人說就是緬甸，也有人說是在泰國境內，或是泛指印度支那半島而言。

除了蘇那和烏陀羅的傳說以外，沒有別的史料可以說明緬甸人民在公元五世紀以前有佛教信仰。由於緬甸鄰近印度，而且兩國之間的陸路交通在公元以前就並非十分困難，因此在公元五世紀以前佛教就已經傳入緬甸，也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但是在公元五世紀以後，我們就有了肯定的記載，證明當時緬甸不僅有佛教信仰，而且在古驃國上座部佛教是十分興盛的。在麻札地方

已發現當時的許多遺物。

麻札地方的古代遺跡以及中國史料中的記載，都無疑地說明了誦讀巴利文經典的上座部佛教，在不晚於公元五世紀的時候，由東印度和南印度的傳教師，傳播到了這一地區。但是同地也有許多一切有部和大乘佛教的遺址，這大約都是從東印度傳來的。

我們也有充分的根據可以推斷上座部佛教在印度教化了芒族人民之間也是十分流行的，這一族人民居住在李固、達通以及附近總稱為羅摩那德沙的地區。在公元十一世紀以前的某一時期，達通成爲上座部佛教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中心。

在這以前圖伯特德拉維達種族的羅摩族人，曾經以蒲甘爲首都建立了一個強大的王國。羅摩族人在他們之間流行著一種密教中比較下級的信仰。公元一〇四四年新王阿尼羅陀在蒲甘卽位，他接受達通地方一位名叫阿羅漢的芒族僧人的勸告，改信了清淨的上座部佛教。這位新王在阿羅漢和其它幾位從達通來的僧人的協助之下，對信仰密教的人們強力地使之改變信仰，並且在牢固的基礎上建立了上座部佛教。然而當時所急需的是佛教經典；因此阿尼羅陀王派遣使臣往見達通王摩努訶，請他贈送三藏經典。摩努訶王拒不給予，雙方終以兵戎相見，阿尼羅陀王的願望獲得了滿足，用三十二頭象載回了一切佛經和舍利。達通的僧人也到了蒲甘。蒲甘的緬甸人採用了芒族人民的宗教、語言、文學和文字。阿尼羅陀王和他的後繼者都是上座部佛教熱心的護持者，使

佛教隨着政治勢力傳遍了緬甸全國。佛教逐漸代替了當時所流行的婆羅門教，直至今日盛行不衰。

阿尼羅陀王信仰虔誠，曾經修建無數塔廟和寺院，他的後代君王也是和他一樣。他曾經從錫蘭取得全套三藏經典，阿羅漢把這些經典和達通的經典校勘過一次。阿尼羅陀王的兒子江茲陀王，也是和他的父親一樣虔誠，他修建了蒲甘聞名的阿難陀寺。

緬甸佛教史中的一個重要事件，就是公元二八一——八二年緬甸僧人迦巴陀到錫蘭受比丘戒後回國建立了錫蘭戒律傳承的僧團；但是錫蘭僧衆並不承認緬甸僧衆的戒律傳承是合法的。迦巴陀本人和他的弟子們也有此同感，他們和緬甸僧衆爭執了三百年之久，最後傳承錫蘭戒律的僧衆獲得勝利，才結束了這一爭執。

三、馬來半島

在馬來半島各地所發現的許多石刻銘文，都是用梵文和公元四世紀或五世紀的印度文字所書寫的。其中至少有三塊碑文肯定地記載有佛教事蹟，這就證明這個地區曾經有過佛教信仰。古代佛教遺跡中最重要的是里戈地方的大佛塔，這樣偉大佛塔的存在，說明該地當時一定是一個佛教地區；圍繞大塔的五十座寺廟也一定是很早時期的建築物。

大約在公元六世紀的時候，大乘佛教就盛行於馬來半島，在吉達附近所發現的從古代字體學上可以證實是屬於公元六世紀的一塊泥製銘文，因之就可以證明這一點。這一塊銘文有三首梵文偈頌，說明某些大乘佛教的哲學教義。其中兩首在許多中觀派論著的漢文譯本中有同樣的譯文，而這三首偈頌在海意菩薩所問淨印法門經同時並存於漢文譯本中（南條目錄九七六號）。

大乘佛教在馬來半島繼續盛行，一直到公元八世紀或更晚時期。里戈地方所發現的一塊石碑中說到國王和僧衆修建了三座用磚建築的寺廟，供奉佛教神祇，另外還修建了五座佛塔；修塔的年代是公元七七五年。

四、泰 國

佛教在很早的時候，大約是在公元一世紀或二世紀，就盛行於暹羅（現名泰國）。在旁都和普拉帕通所發掘的古物，可以證明這一點。普拉帕通在曼谷西邊約三十英里，旁都在更西邊二十英里處。在這二處發現了宗教建築的遺跡、佛像，刻有文字的陶器、法輪等象徵佛教的物品，大約都是公元一世紀或二世紀時的遺物。

另外還有許多廟宇的遺址，和表現有強烈印度笈多時代影響的精美雕像，都是較晚時期的墮羅鉢底學派的作品。墮羅鉢底是公元七世紀上半期的一個主國的國名。

大約在公元八世紀和九世紀的時候，暹羅在宗教上受到柬埔寨的影響。當時在這些地區婆羅門教和佛教是同時並興的。公元十三世紀中葉，在泰族統治者的影響之下，上座部佛教和巴利文盛行於暹羅和老撾。泰族國王室利蘇里耶梵沙不僅是佛教有力的護持者，而且他本人過着僧人的生活，到全國各地宣揚佛法。大約在公元一三六一年，他派遣了一些高僧學者到錫蘭去，請了一位名叫摩訶沙彌的大長老到暹羅來。在這位長老的倡導和國王的積極支持之下，佛教和巴利文典籍不僅獲得了牢固的基礎，而且傳播到了現在老撾境內的許多地區。這些地區現在仍保有用巴利文記載的地方史傳。自此以後，佛教盛行於暹羅和鄰近地區，婆羅門教逐漸衰落以至消失，只在宗教儀式和人民生活習慣中遺留了某些痕跡而已。

五、柬埔寨

考古學的發現和中國史傳中的記載，都證明佛教在公元五世紀末期以後就盛行於柬埔寨，不過佛教當時所佔的不是主要地位，因為有某些婆羅門教派，如濕婆教，比佛教更為盛行。公元九世紀末葉的柬埔寨國王耶輸跋摩曾經爲僧人們修建了一座蘇迦陀寺，並且規定了詳細的寺廟規則。迦耶跋摩第七世（一一八一——大約一二三〇）是一個虔誠的佛教信徒，他在位時的記載用美麗的文詞說明佛教徒對於生活應有的概念，尤其是關於布施和對一切衆生慈悲的概念。他爲建立佛教

寺廟所作的努力尤其偉大（當時全國有七九八座寺廟和一〇二所醫院，每年費用爲二七二〇〇卡里卡稻穀——每卡里卡約合一〇〇公斤）。

到公元十三世紀的時候，佛教仍然盛行於柬埔寨。但在此以前佛教既非國教，亦非主要信仰。佛教在什麼時候成爲柬埔寨國教，也無資料可考。柬埔寨之佛教爲國教，是受了暹羅泰族人的影響，這是無可置疑的。上文已說過泰族人都是虔誠的佛教徒，而且佔領過柬埔寨的大部分地區。在較早時期，暹羅曾經受過柬埔寨的影響，而現在反過來柬埔寨受到暹羅的影響，幾乎全國人民都改信了佛教。像吳哥寺這樣的大廟中的婆羅門神像，都被佛像所代替了。佛教是怎樣發展成爲柬埔寨國教的，其詳細過程已不可查考。它逐漸成爲柬埔寨人民的主要信仰，到今日全國已無婆羅門教的任何痕跡了，只是在人民的風俗習慣中還有若干遺跡而已。

六、越南

印度支那半島東海岸南部的國家，前名安南，現名越南，在古代叫做占婆。公元三世紀以前越南就有了佛教信仰，從所發現的公元三世紀前阿摩羅跋提學派的一尊精美銅佛像，就可以證實這一點。中國史傳記載，中國人於公元六〇五年曾經在占婆的首都獲得一千三百五十部佛教書籍；這一重要史料說明公元七世紀以前，佛教在越南必然已經興盛一時。義淨說占婆的佛教徒大部

屬於正量部，也有少數是一切有部。這就意味着聲聞乘比較盛行，但是公元八世紀左右的銘文記載又說大乘佛教在占婆很有勢力，甚至密教也很盛行。古代的國王和高級官員有時也支持佛教，在多單地方有一座偉大佛教寺院的遺址，這座寺院規模宏大，是迦耶因陀羅跋摩王於公元八七五年修建的。

大乘佛教在占婆一直盛行到公元十五世紀，後來北部的安南族人統治了全國。安南族人接受了中國文化，因而中國佛教以及伊斯蘭教也逐漸在越南興盛起來了。

七、印度尼西亞

公元五世紀初葉，佛教對爪哇人民的影響不大。法顯大約於公元四一四年到過爪哇島，他說婆羅門教及其它教派盛行於該島，而佛教地位則不足道。法顯訪問爪哇後約二十五年，印度傳教師功德鎧不僅將佛教傳入了爪哇，而且使它獲得了穩固的基礎。功德鎧原是印度王族後裔，出家後到爪哇弘傳佛教。他首先使皇太后皈依佛教，隨後國王和人民也都逐漸信奉了佛教。據說有一次爪哇被敵國攻打，國王問功德鎧如果抵抗侵略而進行戰爭是否違反佛教教義。功德鎧說按照佛教教義，國王有責任抵抗侵略保護人民。國王在擊退了敵軍以後，自己想出家爲僧，但被朝廷諸臣所勸阻而未出家；後來佛教大興於全國。

佛教也在很早的時候就傳入了蘇門答臘島，尤其是在室利微闍耶王國，即現在的巴鄰旁（巨港）。從這一地區所發現的銘文中可以看出，公元六八三到六八四年室利微闍耶的國王是一個佛教信徒。中國著名的旅行家義淨於公元七世紀末到過印度，他說室利微闍耶的國王以及鄰邦的統治者都崇奉佛教，又說室利微闍耶是南亞諸島中的一個重要佛教學術中心。室利微闍耶約有僧衆千餘人，所學教義與印度相同。義淨在室利微闍耶住過一個時期，學習佛經，並著有關於南海諸島十餘國佛教狀況紀述一種，內容極有趣味。他在列舉了這十餘國的名稱之後，接着說：「斯乃咸遵佛法，多是小乘。唯末羅遊（即室利微闍耶）少有大乘耳。」

還有其它史料可以證明，印度尼西亞從公元七世紀到十一世紀是一個重要的佛教中心地。那爛陀大學著名的教授達摩波羅曾經訪問過金島，這是公元七世紀時對印度尼西亞的一個通稱。著名的比丘學者阿底峽（公元十一世紀）在早年時到過金島從月稱研究佛學，後來他主持超巖寺，並且是中國西藏後弘期佛教的創始人。賽蘭陀羅王朝統治了馬來半島和印度尼西亞大部分地區，這一王朝的統治者們對於大乘佛教的傳播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他們都是大乘佛教的有力護持人，爪哇許多佛教建築都是他們興建的。古代碑文記載，賽蘭陀羅王朝一君王曾經拜一孟加拉人爲導師。印度孟加拉的巴羅王朝以及南印度却那族的統治者——在賽蘭陀羅王朝時期無疑地對於爪哇在宗教方面發生過很大的影響。賽蘭陀羅王朝的君王們曾經在印度那爛陀和羅伽巴提南修建過寺廟